

<<三松堂自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三松堂自序>>

13位ISBN编号：9787010069791

10位ISBN编号：7010069794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冯友兰

页数：4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三松堂自序>>

前言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

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

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

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

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

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

揆之旧例，名曰“自序”。

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

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

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

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

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

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

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

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

冯友兰1981年11月

<<三松堂自序>>

内容概要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

一九二一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伍德布里奇等名师，一九二四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他毕生的事业可以概括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他以《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等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之一。

他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学者。

本书是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是冯友兰先生的自传。

本书是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传记。

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

全书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成长、求学教学过程以及对“旧邦新命”的殷切瞩望。

<<三松堂自序>>

书籍目录

自序一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 民国时期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二 哲学 第四章 20年代 第五章 30年代 第六章 40年代 第七章 50年代及以后三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第九章 清华大学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四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附录 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 第二次校勘后记 再版后记

<<三松堂自序>>

章节摘录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

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

伯父名云异，字鹤亭。

叔父名汉异，字爽亭。

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

伯父、叔父都是秀才。

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

。

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

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

可是他的诗作得很好。

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

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

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

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

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

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

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

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

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

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

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

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

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

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

《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

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

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

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

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

<<三松堂自序>>

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

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

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

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

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

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

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

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

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

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

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

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

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

补上了缺，称为“得缺”。

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

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

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

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

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

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

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

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

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

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

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

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

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

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

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

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

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

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

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

<<三松堂自序>>

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

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

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

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

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

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

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

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

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

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

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三松堂自序>>

后记

本次再版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新校勘发行。时隔近十年，大师之风犹存，学术之魂常新，故我们征得作者家属的同意，征考原典，反复校正，对第二次校勘的《三松堂自序》再做修订，并新增了三幅作者当年工作学习的照片，很有纪念意义。冯先生讲，“做一点带有创作性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工作，但求不负先生的宏旨。
编者2007年6月

<<三松堂自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